

花娇血剑

上

独孤红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台湾

独孤红著

花娇血剑

宁夏人民出版社

花娇血剑

独孤红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中卫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168 1/32 印张:25 字数:50 万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套

ISBN7—227—01532—7/1·448

定 价:25.80 元(全三卷)

内容介绍

黄河水患，中原蝗灾，盗匪更是逞凶狂。有道是：乱世出英雄！黑牡丹乃女中豪杰。她身负绝学，武艺高强，窃富济贫，除暴安良，被民众誉为救星。她满怀深仇大恨，忘却七情六欲，一身黑衣遮体，逐一诛之仇敌，也被匪盗骇称煞星。然而这朵冷若冰霜的北国牡丹欣逢南国红豆吴声远后却萌生出赤热的情愫，情感的阀门已经打开，有如火山喷发，如是有了初恋的狂热、爱情的温馨，附带着一切应有的疯癫；一触即燃的干柴烈火越烧越旺，被掀红浪中珠胎暗结，她终于有了幸福的归宿。

本武侠小说别出心裁，故事感人。读者阅后不但顿悟人生哲理，同时也能触觉情欲冲动之乐趣。

红妆季布女豪杰 巾国英雄黑牡丹

黄河水患，吞噬了两岸的农田、房舍、牲畜，水面时有腐尸飘浮，难睹惨状。

凄凉的岸边，到处是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灾民，他们挣扎在死亡之线上。

为了生存，大批难民奔走他乡、卖儿、卖女、卖妻……

一条黄土大道，蜿蜒曲折的由东向西伸展，隐设在初冬寒忌甚浓的傍晚中。

苍天的调侃，人无奈何，跨坐在黑卫上的黑牡丹，扭头望一望流矢般镶银边的乌云，露出一个苦笑，心中琢磨，今晚该宿何地呢！

绕过一座山岗，黑牡丹轻身提纵，人已立在驴背上，她手搭凉篷，遮挡住山头洒下来刺目的晚霞，四下一瞥，不由一喜，双腿一分，飘然又坐在黑卫背上。

于是她不再继续沿着大道奔驰下去，一抖丝缰，偏入路旁小道驰去，就沿着这条小径越过一丛大部都已枯秃的矮林，又转过一段乱石迷离的荒野，一直绕向那边起伏的岗陵中，那儿正有一座红墙绿瓦大房子，半隐在一片巨竹林中。

黑卫蹄声“得得”有致的敲弹在碎石小道上，一对特长的驴耳直不楞的竖着，两个大鼻孔，不时的怒哼一声，似有散发它的驴脾气。

黑牡丹姓什么？

黑特丹是什么来历？

这些似乎对人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一身打扮，一件黑披风下面，露出一双黑皮快靴，黑裤腿塞在快靴中，如果退去黑披风，短扎上衣也是黑的，就连那块紧包秀的丝巾，也全是黑的，甚至背上的宝剑鞘也泛着紫黑色，然而衣着虽黑，但她那露在外面的一张脸蛋却见粉白中微笑露淡红，柳叶眉弯如新月，杏仁眼秋波荡漾，樱桃小口上面笔直的一个俏鼻子，真是蛾眉曼彩，撩人遐思，即使她那一双纤纤玉手，也被她的一身黑色装扮，衬托得柔柔动人。

小径自竹林中穿过去，黑牡丹才发现原来是个大庙。

黑牡丹来到庙门前的一个小场子上，庙门中立刻跑过来四五个灰衣短扎汉子：

“姑娘，你怎么一个人也敢在路上走，也不怕被那帮土匪撞上。”

跳下黑卫，黑牡丹浅浅一笑，露出两个迷人酒窝，道：

“可是那赤眉寨的曹大胡子？”

“可不是嘛，那个姓曹的王八蛋，领了一帮人，正堵住通往南阳府的大道，对过往客商大小通吃，连我们运粮赈灾的也下手拦劫。”

黑牡丹这时已把她的黑骡拴在庙门口的石椿上，闻言一

征，暗忖这曹大胡子不知是不是自己要找的白飞龙当下道：

“沿着许昌一带，正有许多灾民等着救济，难道你们不会对那曹大胡子说，这些粮食是救灾民的？”

“怎么没有，可是姑娘你猜那王八蛋怎么说？他说他就是没饭吃才干土匪的，所以他就是灾民。”

黑牡丹走入庙里，这才发现一间大庙里正躺了十几个身受刀伤的汉子，正有一个身穿蓝长衫的老者，在忙着指挥几个汉子替受伤的人包扎，那老者一见进来一个黑衣姑娘，先是一愣，立刻又一手撩起长衫下摆，迎着黑牡丹走来，木然的问道：

“姑娘你是……”

“天快黑了，我是找地方歇脚的。”

老者伸手一让，道：

“那就随便找个地方歇着，明日一早跟着我们走吧，路上也有个照应。”

所谓照应，当然是他们顺便照应黑牡丹，因为她是个女流，在这种荒年里，一个女流怎敢行走山道。

黑牡丹浅浅一笑，环视一下庙内四周，沿着四周墙边，正歪歪斜斜的躺了三十多人，每个人身边还放了一把钢刀，只是十几个受伤的，全都躺在神案前面的地上，哼哼咳哎的低声叫着。

“姑娘，你凑和着填填肚子吧。”老者在神案上一个布包里，撕下一声杂和面饼，递给黑牡丹。

黑牡丹没有接，摇摇头一笑：

“我带的有，不过我倒想问问，那曹大胡子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手下有多少人马，还有那赤眉寨在什么地方？”

老者一捋山羊胡子，对黑牡丹看了又看，立刻叫道：

“方中，你过来！”

一面对黑牡丹笑笑道：

“被抢的时候，我被吓糊涂了，可是我的两个儿子曾与曹大胡子交过手，如今小儿仁杰受了伤，嗽！”他指着过来的大儿子：

“这是我大儿子何方中，你问他就知道了。”

何方中看了一眼黑牡丹，心里直觉得这么年青漂亮的姑娘家，却穿了一身黑衣裳，真是可惜，但不知她是干什么的。

“姑娘，你要知道什么？”

放下行囊，抽下宝剑，黑牡丹笑对老者道：

“我不耽误你的事，你去照顾受伤的吧。”

这才对一旁的何方中道：

“你们这是那里来的，可是去运粮救灾的？”

“我们是北面来的，就是内乡以北的何家集，我爹何北南，在何家集被人称做何大善人，这次听说南阳府以东饿死了许多人，才开仓装了一百石粮食，准备送到灾区，那想一到了赤眉寨，早被那曹大胡子率领近百土匪拦住，我兄弟二人原也学了些武功，带来的人也都是地方乡团中挑出来的好手，想不到曹大胡子十分了句，一把泼风大刀，把我兄弟二人杀得大败，加上他的人多，我们全部也只有他的人一半，当时我爹怕死伤人多，才叫大家快逃，二十辆粮车，全被那曹大胡子运上了赤眉寨去了。”

黑牡丹一听，贝齿格格响，略一沉思，当即道：

“这么办，你去算算看还有多少人可以卫锋陷阵的。”

何方中双眉打结，一脸迷惘：

“姑娘的意思……”

“帮你们把粮食夺回来。”

何方中微摇摇头，道：

“姑娘，你在说笑，以我看，曹大胡子往你面前一站，就会把你吓哭，呸！”

何方中反映着大庙正门右边那个虬髯黑门神：

“看到没有，曹大胡子就是那付德性。”

黑牡丹故示一笑，举头一看大殿梁上面，垂着一根绳子，大概用来挂宫灯用的，如今宫灯不知被何人取走，但那绳子却自梁上垂下不过二尺长。

突然间，庙堂中黑影一闪，黑牡丹竟然旱地拔葱，弹腿上跃起两丈有余，半空中一拧腰，脚尖一钩大梁，只一缓间，人又飘落下地，不偏不倚，仍然站在面色大变的何方中面前。

何方中抬头看，却见面前这位黑衣姑娘的小黑包裹，正稳稳妥妥的拴在那根绳子上，尚自晃荡不已。

“好！”

一阵拦手声与叫好声。

老者何北南看的真切，笑呵呵的赶着走来：

“姑娘，真是看不出，竟然是一位身负绝学的红妆季布，巾帼英雄，老朽等人有幸，灾民们有幸了。”

“老丈不必谬赞，有道是双拳难敌四手，一个咯蚤顶不起

一张床单来，要破赤眉寨，总还得要大夥合计。”

何方中一抱拳道：

“姑娘说的不差，总不能眼看着叫姑娘一人去拼命，岂不使我等须眉愧煞！”

有几个年青壮汉这时候也走过来，争看黑牡丹的风采。

黑牡丹一笑不作女儿态，大方的对何方中道：

“我已思得一计在此，你们伤了十多人，不妨等到明日晚上再行动。”

于是，她款款席地而坐，在她的四周坐了二十多名健儿，全在听她的解说，当然何北南也在细听……”

但等到黑牡丹话一落，何北南第一个反对：

“不妥不妥，这太冒险了，太危险了！”

微策一笑，黑牡丹道：

“赤眉寨中赤眉贼曹大胡子，并不放在本姑娘心上，你们只管照计行事，但却千万记住在未见火光之前，绝对要把自己掩藏好，以免露了行而打草惊蛇。”

何北南摇着头，但却勉强的对黑牡丹一揖，道：

“姑娘，老朽先代那些嗷嗷灾民向你一拜，你受了吧！”

黑牡丹急忙双手一拦，道：

“何老丈，你仁民之心不比我小，正应受我一拜呢！”

夜，带走了人们宝贵的时光，却留下抹之不去的烦恼与痛苦，而烦恼是不分贵贱与贫富的，当然谁也免不了痛苦，因为只有神仙才没有烦恼与痛苦。

黑牡丹全身裹着披风，外加一件薄毯子，斜靠在面目全非

的丈高神像一侧，她鼻息均匀，一脸安详，甚至还有着微微笑意，也许她体认得出：神仙无妙方，只知欢乐不知愁的意境吧！

就在第二天过午后，黑牡丹又跨上黑卫，离开了这座她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号的庙，临行，老丈何北南忧戚的对黑牡丹道：

“姑娘，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小嘴一咧，露出一口比她那粉脸还要白的贝齿：

“谢谢老丈。”

转头对何方中嘱咐道：

“天一黑，就把人拉到赤眉寨附近隐藏起来，咱们这是里应外合，切记一朝照上面，绝不能存着妇人心。”

何方中忙道：

“姑娘尽管放心，姑娘既能大义勇为，我们岂能坐视苟安，自从听了姑娘的话，十几个受伤的也全要豁着干了，如今俺们这儿可没有一个孬种，你就等着瞧吧！”

拉住黑卫丝缰，何北南意气昂扬的道：

“我也同太夥说的很清楚，把握住这次机会，托天之幸，靠姑娘的力量，一拳抄了曹大胡子老窝，也免得一旦他成了气候，连我们那些小市镇全得被他啃噬。”

黑牡丹缓缓的向大庙前站着的一群三十多个健儿挥挥手，却见一个虎臂熊腰的大个子走来，一把掌拍在胸脯上：

“人争一口气，佛要一炉香，老子就不信他曹大胡子那群王八蛋是阎老五派来的五常鬼，今晚不叫他们知道我屠户刘大的厉害，我就是姑娘你这驴屁眼里爬出来的。”

面露笑意，黑牡丹抖缰催动的黑卫，朝着竹林小道驰去。

× × ×

赤眉寨地睡八百里伏牛山的南面，远处是崇山峻岭，白云附巅，附近则岗陵绵延数百里，赤眉寨正就在一座岭下面，有一条蜿蜒小河，绕过这座山岭流向附近的白河，也流过通往南阳府的一条官道。

赤眉寨附近荒林遍野，怪石嶙峋，尤其在进入赤眉寨的那条羊阳小道时候，一连要绕过三四里的老松林，松林中狮虎没有，却是常有野狼出没。

黑牡丹进入这座老松林的时候，从西山峰巅上直往山后滚的阳光，已是了无熟味，淡淡的山风，从山谷中送来，而使得黑卫上的黑牡丹有着舒适感。

突然问，老松林中有人大吼，直如空谷回音：

“干啥子的！”

微抬眼皮，正发现小径上窜出两个手持长矛的喽兵拦住去路。

“俺是来投靠曹大爷的。”

一看黑驴上是个背插宝剑的黑衣女子，一个微胖短须喽兵笑道：

“我的妈呀！她是个女的。”

“我不是你妈，我叫黑牡丹。”

“奶奶的，我知道你不是我妈，碰面就占老子便宜。”

一旁另一个喽兵户头碰了一下那微胖喽兵，呲牙咧嘴一笑，道：

“寨里阳气太盛，难得这位黑姑娘到来，咱们得陪她进寨子禀报一声，你说是不是！”

“对对对，黑姑娘这里走。”

黑牡丹神情木然，冷冷的一点头，跟在二人身后直往松林深处驰去……

一路上，两个喽兵嘻嘻言笑，浑话不断，黑卫背上的黑牡丹差一点没有扑过去掐死他俩，人的嘴巴两片皮，尤其干上土匪的人，他们的那张血嘴为了配合两手的血腥，总会陪衬上几句俺赞话馊秽语，用以提“高”他们干土匪这一行的身份吧！

一行穿过松林，又绕过一声大岩石，开始朝向山道上走去，渐渐的怪石人立，层峦叠嶂中只见峭壁旋崖，气象万千，但谁会想到就在这形势险恶的深山中，竟然窝了一批掠夺杀人的土匪！

深入山谷中，不过三里纵深，黑牡丹已发现迎面山腰里一排长约二十丈长的木栅挡住上山小径，木栅甚高，一根根全是合抱的巨木连着，看样子这些木栅寨墙足有三丈高，这时候寨里人声鼎沸，寨门口正有两个喽兵，各端着一根红缨长矛望着走近的黑牡丹三人。

“是个姑娘家，来投靠寨主的。”

黑牡丹跟着二人直到寨内一座大草屋前面，才翻身下了坐骑，早惊动正在附近各草屋中吃饭的一众喽兵，大夥端着大饭碗，全都围了过来。

黑牡丹冲着人群一笑，心中可在琢磨，大约这帮土匪还未成气候，不会超过八十人，像这种小股土匪，在这八百里伏牛

山区里，少说也有十多股，怕的就是他们若把力量扭结在一起，地方上就要劫数难逃了。

突然间，大草屋里一声雷吼，当门走出一个彪形大汉，只见那大汉生得十分威猛，豹头环眼，大蒜鼻子有些扁平，绕肋大胡子把一张血喷大口衬托得像个血盆，吓噜噜的一件宽松裤子，上身披了一件短挂衫，没扣上扣却露出前胸一丛黑茸毛，两只短袖伸出来的一双肌肉填起双臂，黑不溜唧的一层汗毛，见了阶下的黑牡丹，两只蒲扇般大手，不知搁在什么地方才妥当般直搓着：

“大姑娘，你是打从那儿来呀！”

他这一开口，露出一嘴各不相干的黄牙齿。

“我从黄泛区来——”

“干啥子的？”

“原本是跑江湖卖艺，可是连年闹灾荒，眼见一天三餐变成两顿，干的又成稀粥，只好来投靠你曹寨主了。”

双手抚摸着鼓涨的肚皮，仰天哈哈大笑，曹大胡子迈步走下台阶，像替人看麻衣相一般，只把个黑牡丹细看个够，且又不住的点头道：

“成成，不过……俺看你长得这么标致，不会像个饿过肚皮的人，敢莫是来逛我吧！”

黑牡丹双眉一扬，淡然道：

“曹寨主，我一路从英泛区来，就听人说你大寨主是个英雄，如今一见，多少有些令人失望。”

一边拉着黑姨准备调头离去。

暴伸右臂，曹大胡子咧嘴一笑，拦住黑牡丹的去路：

“你甭走啦，乖乖妞，就算你逛我，你又能把我曹大胡子怎么样？”

回身走上台阶，曹大胡子猛的一转身，双手往他那水桶似的腰杆子上一叉：

“你一个女子，胆竟大着斗胆跑到俺这土匪窝里来投靠，一定有两下子，那就露两手叫俺瞧瞧。”

黑牡丹冷然问道：

“这也是赤眉寨的规矩？”

“什么规矩？除了头顶上老天是老大以外，俺曹大胡子就是老二，在这儿俺说了算，你可不在忘了，有本事俺就请你站中央，没本事那就站两旁，俺这么一说，俺的乖，你该懂了吧！”

黑牡丹一笑，把黑卫牵到一边，缓缓走到场子中央，立刻引起所有喽罗们的围观，绕着台阶，连成一个大圆圈子，后面的还拼命往前挤，把个圈子愈挤愈小。

曹大胡子不由大怒，破口骂道：

“娘的挤个啥古景，还真以为人家大姑娘在要把式呀，快去点几支火把来！”

天全黑下来了，赤眉寨的这片草场上面，却变得人潮人汹涌，浑话骂俏与品头论足之声，此起彼落，偶尔还会引起一次哄笑。

五门支熊熊燃烧中的火把，把这方圆十丈的草场，照得通红，众喽兵在曹大胡子的叫骂声里，又纷纷向后退，挤挤蹭蹭的腾出一个方圆四五丈的圆圈子来。

黑牡丹伸手拔出背上宝剑，火把的照耀下，剑芒泛青，冷焰逼人，只见她横剑齐眉，斗然沉腕，冲着台阶上的曹大胡子一礼，拉开一个起手式，开始舞动起来……

初时也只在原地稍作比划，渐渐的只见碎芒激闪，有似烈日下水面金星打闪，急骤处，碎芒一变而成一束束天边彩虹，那剑芒激起的啸声，挟着一股泛肌裂肤的威势，把转观的众喽兵，看的眼花撩乱，不觉纷纷后退。

黑牡丹一面挥剑疾舞，心中暗忖：如果这时候一拳刺僚曹大胡子于当场，势必引起一从大小头目与喽兵们的围杀，情势上一定不利，而且天才黑下来，何老丈那帮人不知摸进这赤眉寨附近没有，万一接应不上，自己必将处于险境，虽说自己不惧，但终与事无补。

心念间，黑牡丹决定放弃当场刺杀曹磊胡子的想法。

这时候黑牡丹正舞到分际，突听她怒叱一声，一个鹞子腾翻，半空中就听“撩”的一声，一支火把已被剑锋扫落地下，那跌在地上的火把头尚未熄灭，黑牡丹已倒翻到另一火把前面，持火把的人才一怔间，火把头也被削落在地，转眼间六支火把全被她削落熄灭，于是又是一个飞云纵，黑牡丹已经飘飘的站在这场中央，她那种气定神闲的模样，何止是震惊住在场的众喽罗，就连台阶上大刺刺的曹大胡子，也不由咧着合不拢的大嘴巴叫好不迭……

就在一阵短暂的窒息中，闷雷一般的叫好声，突然间爆发开来，声震四野而荒谷回荡，久久不绝。

黑牡丹收住势子，冲着曹大胡子倒剑一礼，反手把剑又插

回剑鞘，跨前两步，道：

“雕虫子小技，难登大雅，寨主你多指教！”

曹大胡子蒲扇的巴掌，有如一头老猩猩般“叭……叭……叭”的拍着，道：

俺的乖，有这么大本事，还会饿肚皮，你这不是在糟蹋这身绝学嘛！好！俺就收留你，这事不过还有得商量，等我琢磨琢磨看能给你弄个什么何况的交椅坐坐！”

其实曹大胡子心中早就有了安排，只是他的那种安排，却不便当众宣布。

别以为曹大胡子四肢发达，但头脑却也不简单，是所谓的粗中有细型，表面上装成一付不懂情趣的端着山大王威仪，骨子里活脱一头发情的野熊，只是他却强自按捺着那股子贪婪，色急的邪恶丑态。

曹大胡子一手搔着胡叉子，对着一从喽兵喝道：

“已经刹战了，你们分娘的还转在这干鸟，难不成还要吃人家一口啊！”

一面更提高声音，道：

“送缸酒来，再叨拾几个菜，我得陪咱们这位新加入的黑姑娘喝个见面酒。”

黑牡丹摇手又摇头：

“我不喝！”

“为啥不喝？”曹大胡子愣不叽的问。

黑牡丹指着正在离去的一众喽兵，提高声音道：

“有酒大夥喝，有肉大夥吃，我才到这赤眉寨，既未有名